

中國第一村

HUA XI VILLAGE: POST-COLLECTIVISM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

周 怡 ZHOU YI

OXFORD

中國第一村

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

HUA XI VILLAGE: POST-COLLECTIVISM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周 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First published 200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
HUA XI VILLAGE: POST-COLLECTIVISM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周怡 (ZHOU Yi)

ISBN 978-0-19-545616-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

金耀基

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發生了幾次巨變，五十年代的土改，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公社化，都是中國歷史上前未之見的變化；1978年後的「去公社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發展的主導思維後，中國農村又經歷了另一場巨變。這場巨變是結構的，也是文化觀念的。它的轉變的形式與內涵是複雜而多元的，同時還繼續處在解構、重構的過程中。中國農村自1978年以來的巨變是一個正在展現中的大故事。本書涉及的華西村研究所呈現的就是中國農村變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篇章，它本身也構成一個具有現實與理論意義的故事。

華西村一直以來就不缺少人眾的注目。四十多年來，它一直被中國政府樹為先進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模範」。華西村被媒體譽為中國的「天下第一村」，完全在於它是從農業到工業化成功的一個特定的典型。它的經濟總產值從建立村莊時的5.9萬元，到2005年成為工業化村莊時增達307.9億元；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從建村時的57元，到2005年已昇達6.5萬元。華西村的經濟發展與成長是奇蹟性的，這是人眾對它感興趣之所在，而華西村對著者周怡教授來說則毋庸置疑更是一種知識性的關懷與興趣。

周怡博士對華西村的知識性關懷與興趣顯然是華西村的集體主義特性。1978年後在市場經濟的私有化大潮下，隨着公社退出中國鄉村，「去集體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但華西村卻始終保持「集體不朽」

的村莊符號。當華西農業村莊已變成「一個沒有一畝耕地，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卻擁有上萬打工者的城鎮工業社會」時，它仍維持三個基本不變（即村落人口主體不變，政治權威人物和權力解構基本不變，集體所有制不變），保有村落的集體文化、集體秩序。面對這樣一個華西現象，到底應如何理解？如何解讀？周怡博士的研究是第一個對華西村現象作了表象背後的系統性、學術性的探索，她提供的是一個有深度的社會學詮釋。她把華西村現象放到整個中國農村工業化的路線圖景中，客觀展現了村莊的發展邏輯。它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它是中國農村工業化道路上出現的一種類型，這種類型周怡稱之為「後集體主義」。華西村是這種類型的表表者。

周怡撰寫的《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是社區研究的一個範例。華西村現象的解讀不能僅從「外邊看」，必須從「裏面看」。也即必須進入華西村的門牆。周怡能夠成功進入華西村做實地調查，無疑與她得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聞名的胡福明教授的引薦有關。胡教授的引薦使她取得了一張「進入華西村的特別通行證」。而周怡博士富有的「同情的理解」和純學術研究的態度也是她深得華西村上下信任的原因。她被村裏人視為「一個能夠在研究學問上幫他們說話的朋友」。誠然，華西村的管理層，特別是吳仁寶先生的自在、自信以及華西村人不迴避成為學術研究對象的興趣，都使得周怡能夠在2002至2003年，九訪華西，完成32例深度訪談和200戶人家的問卷調查。周怡博士通過這些第一手資料和所有有關文獻的資料，掌握了村莊的整體情況，並成功地進入華西村人的生活天地和意義世界。

周怡的華西村研究，注目在華西村社區的兩個轉型，一是從農村社區轉向工業社區，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她論述的着力點在探討和詮釋華西村於兩大轉型中所保持的集體主義性格。在兩個轉型中，華西村

一直受到市場化、私有化、解構分化的「去集體化」之壓力，但 40 多年來，這個村莊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整合，既做到村莊的全面發展（工業化，市場化），又維持了村莊的集體的文化秩序。該書的社會學解釋集中性地擺在華西轉型分化過程中的整合邏輯上。在本書中，周怡用了大量篇幅討論華西村從 1961 年到 2003 年間四度不同性質的「整合—分化—整合」的辯證關係，在多維度的整合分化的辯證分析中，她強調地突出了韋伯所說的「價值理性」（或作信念理性）與「工具理性」（或作功能或效率理性）的緊張性與博弈關係。雖然她沒有評斷每次博弈關係中究竟是價值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勝利或敗退，但她指出「總是集體共同體整合的力量一次次戰勝使個體可能發生離散的村莊分化」。

周怡博士的華西村研究立足於田野第一手資料，通過社會學中社會類型理論、現代市場轉型理論及理性選擇理論，細緻而層次分明地為華西村故事提供了一個社會學的詮釋。在這裏，周怡的論述話語充分顯示了她對資料及社會學理論的駕馭的出色能力。她讓理論與實際對話，不是讓實際遷就理論，這使她對華西村「後集體主義」的詮釋突出了中國村莊研究的經驗性格，並展示了豐富的社會學的想像力。

華西村的研究是一個尚未結束仍在展開中的故事。周怡博士清楚地指出華西村有其特殊性（它不能被複製），但它屬於中國村莊工業化中的一種類型。她之所以把華西定性為「後集體主義」，是因為它不是 1978 年前的集體主義，又非 1978 年後出現的「新集體主義」，而是延續過去的集體之後在「整合—分化—整合」過程中形成的「集體與去集體因素共存的社區狀態」。一個不能不問的問題是：華西村的故事將會有如何的發展呢？周怡在本書的結論中，探討了「後集體主義」的社會意義，並為「後集體主義」作了歷史的定位。但她充分認識到華西村的「後集體主義」有內在結構性的緊張，它具有持續的變動性，她甚至提出華西究竟是「一個歷史

的過客」抑或是「一個永久的例外」之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也許只有由作者在10年、20年後再訪華西時尋求答案了。

本書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在她撰寫論文時，我早已分享了她研究華西村的那份社會學探索的喜悅，現在此書出版，我樂為之序。

2006年元宵節於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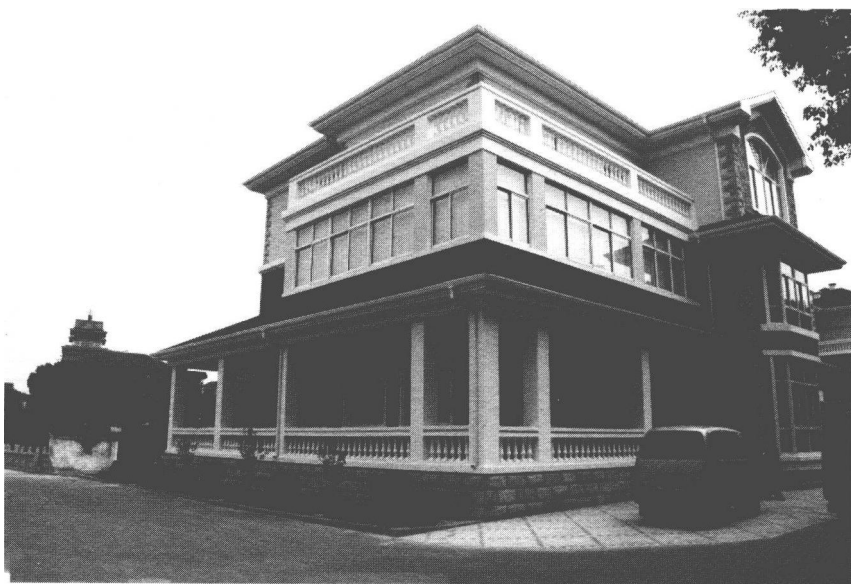
▲ 現在的華西村存在的三種不同年代建造的村民住宅。上圖為普通別墅，1990-2000年陸續建造。每別墅一戶人家，3000-4000呎，價值13-50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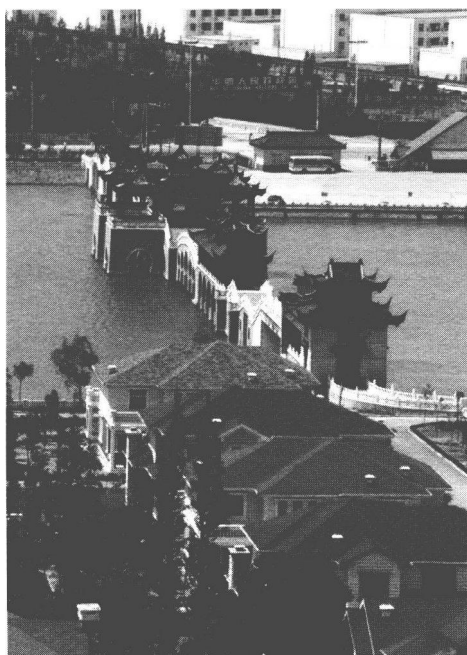
▲ 現在的華西村存在的三種不同年代建造的村民住宅。上圖為歐式別墅，2003年起建。每別墅一戶人家，4000-5000呎，價值130-300萬元。下圖為筒子樓，1976建成。每戶兩上兩下，大約1000呎，價值5萬元。



▲ 上圖：村莊的標誌性建築：金塔。下圖：圍抱金塔的村莊一景。



▲ 上圖：小金塔群，2005年落成。下圖：歐式豪華別墅近景。



▲ 上圖：農民公園：廠與住宅間的連接。下圖：自遠向近：金塔群、普通別墅、廠房、農民公園和歐式別墅。

目錄

序.....	金耀基	ix
第一章 追求不朽與後集體主義之理性		1
一、關於後集體主義的理論模型		4
二、後集體主義之理性		9
三、整合、分化及整合邏輯		11
四、研究對象的選擇與進入		19
五、研究方法與敘述框架		23
第二章 社會整合理論：經典與現代		29
一、概念之辨：整合、團結和凝聚力		30
二、社會類型整合理論		35
杜爾凱姆的社會團結		
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		
韋伯的支配社會學		
比較、思考與啟示		
三、市場轉型理論與整合		50
產權整合：公與私，模糊與明晰		
計劃再分配時代公有產權關係的整合		
市場經濟時代私有制產權關係的整合		

轉型經濟時代模糊產權關係的整合	
權力整合：轉移、維持和變型	
權力基礎的整合	
權力服從關係的整合	
權力整合的基面及其意識形態	
利益整合：一個待續的問題	
評價與思考	
四、附帶談一下理性選擇理論	73
五、後集體主義研究框架與三大理論的關係	75
 第三章 後集體主義的邏輯起點：從村莊聲譽到工業整合	 79
一、事實鏡框：區位、概況與歷史	80
村莊概貌	
宗教與文化	
村莊發展階段	
二、村莊聲譽：無法忽略的集體記憶	90
三種不同的聲譽理論命題	
投資—回報：村莊聲譽的原初動力	
經歷投資1：「建村時我們共度貧窮」	
經歷投資2：「學大寨時我們同舟共濟」	
投資的回報：「成名中我們共享的集體榮譽」	
族群榮譽感：精神與物質回報的等級共同體	
三、「不分田」的集體工業化道路	115
選擇的必然	
村莊的工業化道路	
小結	
 第四章 尋求整合的分化：結構與階層	 131
一、三種可能的分化：功能、衝突或人為	132

二、欲躲不能的社區結構分化	136
結構分化	
身份分化	
職業分化	
三、差序分配與階層分化	146
三種分配形式的分化	
收入與財富的分化	
階層分化	
四、分化後的認同：階層意識與社區價值觀	166
階層意識	
共享價值觀	
集體主義目標的認同	
社區變遷的認同	
收入分配方式與回報的認同	
人際交往取向的認同	
小結	
第五章 村莊整合的制度環境：慣習與村規民約	180
一、慣習：農業集體的傳統	182
集體消費培育村莊自戀	
村內流動抑制子系統團結	
沒有假日的村莊	
二、村規民約：村落忠誠的制度約束	208
目標：將個人整合於集體	
離開者的處罰：一條頗為爭議的規則	
小結	
第六章 村莊的家族政治：權威、利益與秩序	225
一、兩個村莊事實	225

二、三種解釋的挫折	233
三、我的解釋起點	237
四、權力更替的理論解釋	241
村莊的「自治」空間	
不敗的權威：法理權威、傳統權威抑或報償性權威	
五、權威不敗的實證分析	252
權威界說與認同	
權威合法性的獲得方式	
領袖魅力權威之特徵	
六、「差序格局」：討論與結論	275
結語 後集體主義的社會歷史意義	284
一、後集體主義的邏輯起點及其特徵	284
二、後集體主義的歷史定位	290
三、後集體主義與發展模式	293
四、後集體主義與私有化	297
五、後集體主義與意識形態	303
六、比較中的邏輯悖論：特殊與普適	307
附表	313
後記	316
參考文獻	322

第一章

追求不朽與後集體主義之理性

以往每一種文明所擁有的幸福黃金時代，通常不是因外來社會的勝利而戲劇般迅速結束，就是因內部分裂而緩慢痛苦的落幕。一個文明抗拒外來破壞和防止內部腐敗的能力同樣重要。

Huntington, S. P., 1997 : 423

我們夢想的共同體與實際存在的共同體之間是有分歧的。實際存在的共同體，是這樣一個妄稱為共同體的集體，它試圖具體化，妄稱夢想已經實現，並要求無條件的忠誠，把缺少忠誠的所有事務看作不可饒恕的背叛。

Bauman, Zygmunt, 2001 : 5

湯因比 (Arnold Toynbee) 說過：不朽乃海市蜃樓。這是說，不朽等同於永恆的夢想；也說，能夠折射的蜃景必定是罕見而獨特的。沿這樣兩個不朽之命題研究華西村，研究它似是不衰的集體經濟模式，實際涉及我選題過程的兩個思考：

第一，在不朽近乎虛幻的常識下，華西村人卻能持續並卓有成效地把維護集體的不朽當作一項任務去具體實踐，為什麼？就個體生命的必死性而言，生活世界裏的每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將自己對個人不朽的關注，投注到集體抑或家庭不朽的任務中。這是人類求生的策略之一 (Bauman, 1997)，也是人類發展集體主義精神或家族主義精神的本質所在。問題是，維護集體不朽的努力並不輕而易舉，尤其在利益導向的轉型經濟時